

三十年
细说
洪深

(四)

李翰祥 著



1113
026
173

二十二年秋漢頤

(四)

李翰祥 著

HS1985.3.5

書名：三十年細說從頭

作者：李翰祥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地址：香港莊士頓道三十號地庫
電話：五十二八三六七

印刷：藝城印刷公司
柴灣利業街四十號富城工業大廈十六樓A4

定價：港幣二十五元

初版：一九八四年十月

配圖文字說明：余慕雲

李允中抱定了獨身主義

久無消息的李允中，忽然在台北跳樓自殺身亡，乍聞消息，還令我好一陣不自在。

電影界有好多尊稱，四爺是王元龍，二爺是嚴俊，三爺是朱牧，以前的八爺是姜修，五爺是吳幼權，七爺是洪波，二哥是劉恩甲，大哥有兩位：一位馮大哥馮毅，一位李大哥就是李允中。叫以上的各位，都要說標準的北京話，才算夠味道；但稱呼爾爺和李大哥，就一定要說天津話，因為他們兩個是純粹的天津衛。

李大哥的祖籍是安徽省的石埭縣，曾祖父的時候落籍在保定。他們老太爺是名律師李思遜，因為在天津掛牌就業的關係，所以李大哥和他的弟弟李允武都生在天津。

本來他們上邊還有兩個哥哥，下邊還有一個妹妹，但都在幾歲大的時候夭折了，只剩下他們昆仲。他是一九三八年入輔仁大學教育系畢業的。李允武也在輔大，比他晚兩年，是西洋文學語言系的（簡稱西語系），畢業那年，剛趕上七七事變，所以差那麼一點，沒戴上方帽子。

李大哥在輔仁畢業之後，就考上了開灤礦物局的會計之職，真正的應了

一



「馮大哥」馮毅（右）在作柔道比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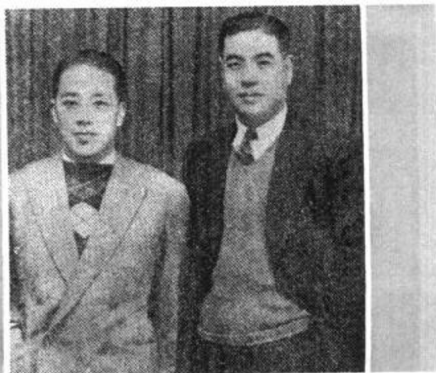
李允中

那句「學非所用」的話。在天津李大哥開始了第一次戀愛（也是最後一次），對象是一位在天津女青年會任幹事的力伯師女士。利人利己的利倒有，力大力小的力，這個姓真不多見。這位力女士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，名門淑女，大家閨秀，跟我們李大哥是一見鍾情，再見更傾心，燕京對輔仁，真所謂門當戶對；可惜好景不常，抗戰一開始，力小姐就和家人們去了重慶，剩下我們李大哥一個人，開灤礦物局的會計怎麼也幹不下去了。沒有了力伯師，李大哥還真是有氣無力了，往往把二一添作五，當成了三三三十一；看見三個人結伴在眼前過，馬上就悲從中來，因為照理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」，看了看沒有「我的師」，如何不難過。於是投筆從戎，也參加了抗日的陣營，輾轉的到了大後方的重慶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還真叫他把力伯師女士找到了。於是在力女士的大力介紹之下，當了某組織部的職員，本想入了組織部之後，馬上跟着組織小家庭的；沒想到，不知爲了何事，力小姐忽然力不從心的打起退堂鼓來。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，李大哥就此起言發誓的「非卿不娶」起來。一九四五年，勝利之初，李大哥跟着救濟總署到了香港，一心爲聯合國服務，把全世界的救濟糧食，經香港分配到全國各省。於是在香港，認識了天津衛的老鄉親王引、王豪，以及舒適等大明星、大導演們，建立了日後加入了電影圈的友誼基礎。其中更認識了創辦期間的永華經理王耀堂，所以把兄弟李允武也叫到香港來，介紹他在永華公司担任棚長的職務。



永華經理王耀堂



王引（左）和高占非

一九四七年底，救濟總署解散，李大哥就正式步下了銀海，也當起了電影明星來。

李大哥天生的一副挖心臉兒，一張薄片片子嘴兒，癯而又扁，所以大伙兒在背地裏替他起了個綽號，人稱「李老癯」。但真能當面這樣叫他的，大概只有一個王老引而已，其餘的連他嘴裏的大妹子海倫李（李涓）也只能暗地裏叫叫，見了面還是李大哥長，李大哥短的。有時也拿李大哥開開心，唱兩句「千里送京娘」什麼的，哥呀、哥呀的，把李大哥成家立業的念頭又叫轉回來。所以有一陣子李大哥忽然青春年少，活潑衛生起來，大概越看大妹子海倫李越像力伯師女士吧。不過，李涓嘴裏雖然起哄，心裏可從沒把李大哥當外人看待，一直當成自己的娘家哥哥；既然是情同手足，李大哥也就只好拿出個大哥樣兒來，所以，在李涓沒嫁軟蘿蔔（她的外國先生姓軟，名羅拔，所以她自己戲稱他為軟蘿蔔）的時候，李涓走到那裏，李大哥就如影隨形的跟到那裏。自從海倫在台灣和軟蘿蔔結了婚，我們李大哥就成了臘月的蘿蔔了，不過不是「動」了心，而是不折不扣的「凍」了心了，從此心如止水，抱定了獨身主義。

有時我跟他說：「怎麼樣，李大哥，老大不小的了，就把水平降低一點，湊合着替我們找個大嫂吧，不一定是燕京、輔仁的了，貝滿、華光（兩個女子中學）的也差不多了！」

他一定咧開扁嘴一笑：「得了吧，兄弟，別開逗了，一個人兒蠻好，走



只有王引能當面稱呼李允中的綽號



初入影壇的李涓

到四海無牽掛，咱們別嫂子了，倒着吧！」

「性格大明星」李允中

李大哥最欣賞的電影導演，可不是介紹他進電影界的「老頭兒」王老引，也不是常在一起打小牌兒的岳老爺（岳楓），而是專拍文藝片的陶秦。以前老宓（宓仁青）活着的時候，經常說拍起戲來，每個導演有每個導演的風格：陶秦離不開教堂，李翰祥離不開大廟。李大哥是輔仁教會學校出身的，所以對教堂也有同好吧，故而他人前人後大讚陶秦，和陶秦坐在一起的時侯，當然讚的就更齊一點。有一次他和陶秦、文石凌、楊志卿幾位，坐在老樂宮喝茶，不知談起了什麼，忽然李大哥把大拇指頭一挑，說道：

「要說中國的電影導演，那可就……就……就屬陶秦了！」剛一說完，回頭一看，岳老爺笑謎謎的走了進來，他馬上加了一句：

「還……還有岳楓！」

以後，可了不得了，楊志卿一見到李大哥的面就挑大拇指頭，然後一定學着李大哥結結巴巴的語氣：

「中國電影導演就……就……就屬陶秦。」然後又故意的回頭看了看：「還……還……還有岳楓。」然後，又回頭看了看：

四



歡迎陶秦



李允中（中）

「還……還……還有李翰祥。」

李大哥馬上故作橫眉厲目的發脾氣狀，用天津話說道：「別……別說我沒警告你，志卿，看……看我不拿大嘴巴抽你。」其實，他可從沒和誰動過手，抽過什麼人的大嘴巴子，倒是我們家的瑪嘉烈（我的三女殿朗），可真抽過他一個大嘴子！

那年瑪嘉烈只有兩三歲，剛過了年沒幾天，所以瑪嘉烈還穿了件袍子馬褂，戴了一個小瓜皮帽，在她嘴裏的媽媽仔（林黛）家裏拍照片。當時李大哥也在場，看見她小臉蛋兒紅紅的，挺好玩的，於是上前伸手，摸了瑪嘉烈一下。沒想來李殿朗抽不冷了一張嘴，狠狠的咬了李大哥一口，他一哎喲，把手忙抽了回去：「哎呀，這丫頭，怎麼咬人哪。」

話猶未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李殿朗小手一伸，迅雷不及掩耳的給李大哥來了一個大嘴巴子，所以，後來一見着殿朗，李大哥就先搗臉！

李大哥雖然沒演過什麼主角戲，可還都演什麼像什麼，所以我們戲稱他是「性格大明星」。他還真是忠奸反正，無一不精，扮起大學教授來有個氣質，扮起大流氓來也有個氣派。上了場，神仙老虎狗，擰眉瞪眼，該兇則兇，該狠則狠；可是下了台，永遠是笑口常開，風趣幽默，所以在圈子裏的人緣特別好。

一九七六年的年尾，李大哥忽然在香港絕了跡，許久之後，才知道他去了台灣。有一度還聽說他剃了個和尚頭，乍聞之下，還真以為他看破紅塵，



林黛抱着李殿朗



李殿朗兩三歲時抽了李允中一個大咀巴子

出了家，細一打聽才知道他是爲了演戲而剃了光頭。這之後就很少聽見他的消息了。這次去美國，在舊金山碰見大妹子李涓，這才又談起李大哥來，李涓還說：

「看見大哥了嗎？這個李老癩，這麼久都不來一封信！」想不到回到香港，不到一個月，忽然傳來他跳樓自殺的消息。

四月廿八的晚上，我由外邊剛回到家，翠英第一句話就告訴我說：「李大哥在台北跳樓死了。」

我一聽還真嚇了一跳：「啊！跳樓？怎麼樣，摔着了沒有！」

撞車後脾性大變

「摔着了？你以爲跳平房啊？四樓的天台上跳下來的，發現的時候他已經顛兒了。」我聽了怔了好半天說不出話，翠英接着說：

「剛才星磊來電話，說小宋在台北打長途電話告訴他，李大哥在他永久的家裏跳樓的！」

我馬上找到小宋的電話號碼，撥了個長途電話給他。電話裏小宋把李大哥生前死後的境況，約略的告訴了我。這才知道不久之前他曾經在夜晚被一輛小拖車撞倒過，當時被送到附近的中興醫院，住了沒幾天，他就不耐煩起



王星磊



宋存壽（中）

來，沒經醫生的批准，他就溜回家裏去。

他的家住在台北，永和的中正路一二九巷六號三樓。那是一幢四層高的樓宇，二房東也是電影界的，是華樑公司的場務領班老齊，也是在一起拍戲。李大哥唸道住酒店太貴，又不方便，很想找一間房，老齊也是好意，說他家裏剛好有一間空房，由於太太也是在電影界管服裝的，大家都是同行，住在一起總有個照應，同時連伙食也可以包在一起，大伙一塊吃會好一點，也可以省一點。就這麼一拍即合的，李大哥就搬到老齊的家裏，做起三房客來。

可是，自從撞了車之後，他總覺得不大對，脾氣也變了，動不動的就鬧肝火，經常和小宋、任浩他們幾個熟朋友發脾氣。大伙都了解他的心情，又都拿他當親哥哥一樣，當然除了勸解之外，誰也不會怪他。

原來，他在家裏養傷的時候，總覺得自己的老之將至，馬上就要走不動，做不動了，年老力衰的沒人找他拍戲了，再加上那兩天老齊兩口子都拍夜戲，不能替他做飯了，告訴他：「李大哥，這個月的伙食錢你就別交了，我們也沒空給您煮了，您就隨便到外邊吃吃吧！」

想不到這句話叫李大哥多了心了，以為老齊要攆他搬家了，所以一直耿耿於懷的悶悶不樂；一個人在家，足不出戶，餓了就買兩個麵包啃一啃。小宋和任浩知道這情形，三天兩頭到他家坐一坐，陪他聊聊天兒，好言好語的開導他，勸他要看開一點，該樂就樂點，該吃就吃點。他聽了依舊是唉聲嘆



李允中（左二）



任潔

氣的：

「唉！我知道你們說的對，不過我就是看不開，我在台北的華南銀行有點存款，大概新台幣十六萬多一點，香港恒生銀行還有一萬多塊錢港幣，我把圖章放在任浩那兒，香港那邊，你們寫信叫星磊把支票簿給我寄來，萬一我有個三長兩短的，死後也別麻煩朋友！」一邊說一邊老淚縱橫起來，誰也想不到，像他那樣樂天派的人，忽然會變成這個樣子。

又過了幾天，任浩聽他老唸叨腰酸了、背痛了，就好說歹說的勸他住進中興醫院去。醫生替他檢查了一下，覺得他一切還好，沒什麼大不了的病，血壓也正常得很。他一聽，馬上要出院，說是一天兩千塊那兒受得了。還把任浩罵了一通，說任浩有意叫他難堪，有意叫他死後現眼，不把他那點兒家當敗光嘍就不安心的鬧得慌。任浩也只好嘻皮笑臉的送他回了家，告訴李大哥說他五月份要回香港了。李大哥一聽馬上又翻兒了，即刻叫他把圖章交給小宋，說任浩沒良心，忍心扔下老大哥不管，要攔前兩年，哼！

「看我不拍擦一下子抽你個大嘴巴子，」說罷躺在床上一翻身，任他任浩怎麼叫，他都一聲不理。

李大哥終尋短見



宋存壽



王星磊

二十六號一大清早，任浩和小宋到永和去看他，可能老齊夫婦倆都拍夜戲的關係，所以按了半天鈴也沒人開門，於是任浩在樓下扯嗓子大叫：

「李大哥，李大哥，」半天之後，只見李大哥睜眉瞪眼的跑出天台上，朝下大聲的說了兩句：

「叫嚨？叫嚨？李大哥死不了，這麼扯開嗓子喊，跟叫魂似的，不知道人家老齊公母倆拍夜戲呀！」其實他的聲兒比任浩人得多。

到了樓上，小宋和任浩一邊忙着替大哥燒茶倒水，一邊低聲細語的勸解他。可是他仍是唉聲嘆氣，愁眉苦臉。任浩說：

「大哥，天塌下來有大夥兒扛着呢，甭說別人，兄弟就比你高，能叫您一個人受嗎？」這句話可又把李大哥惹火了。

「怎麼着，哥哥就應該矮半截？你替我扛着？你扛得起嗎你？你當你是什麼，你扛天？美得你呀，要攔前兩年……。」任浩沒等他說完，把臉朝上一湊：

「您拍擦一下子，就抽起我個大嘴巴！」

這下子還真不錯，還真把李大哥給惹笑了，可是誰也想不到，沒兩天他會尋了短見，跑到四樓的天台上跳了樓。任浩趕到現場看着他的屍首直蹙腳：

「這是何苦的，你銀行裏又是港幣，又是台幣的，還老担心自己沒飯吃，那我兄弟怎麼樣，不得老早抹脖子？」



李允中



宋存壽夫婦

如今聽說演員公會的幾位熱心朋友，葛香亭和曹健他們在替他張羅後事，據說銀行的存款，因為他沒有遺囑不能提，除非他的親人去代他領。

放下了台灣的電話，馬上打電話給他兄弟李武，李武在電話裏好一陣子長吁短嘆。問他的近況如何？有沒有戲拍？打算不打算到台灣去？他倒也答得挺乾脆：

「我回了，我告訴小宋，我不能去，如今，我是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一年到頭的也拍不上一天戲，不用說人，連耗子都餓癟了，如今好容易找到一個代課的事兒，一走不是又玩兒完？」

我一聽倒也奇怪，教育系的哥哥當了演員，西語系的弟弟反而做了教員！還真是蠻新鮮的。一問之下，才知道他在九龍油麻地的一間中學裏，代朋友教學生們的地理，也難怪他。

他說：「前些日子大哥倒有封信，說他撞了車了，所以信也寫得顛三倒四的，真是，憑麼許的呢，還真是壽星佬兒上吊——嫌命長，跳的那一門子樓啊！」

我忽然想起姚克教授送給洪波的輓聯：

演戲，可真沒話說！

跳車，這又何苦來？

電影界裏可不都是成龍、成虎、許冠文，也有李文、李武！



葛香亭



姚克教授

千王之王與跟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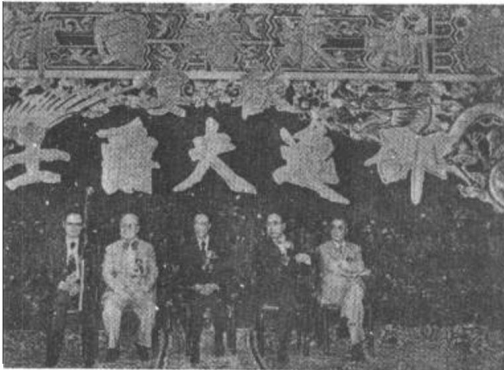
近半年以來，賭片大行其道，尤其在台灣，據說程剛的一部《賭王羣英會》，在台北上畫的時候，打破了有史以來的國片票房紀錄（不過以票價及觀眾的人次論，恐怕還打不破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的紀錄）。邵氏的《千王鬥千霸》在香港首輪上映的收入也超出了五百萬。於是有人說，我將要隨波逐流的也跟風一下，拍一套以賭為題材的影片。

真是，我倒的確想拍這樣一部戲，但不是今天，那還是在無綫的《千王之王》播映了不久的事。有一天和幾個朋友，到避風塘吃艇仔的海鮮，看見船上的妹子們，都放下了端粥送粉的工作，圍在船尾的電視機旁目不轉睛，全神貫注。那時放映的節目正是《千王之王》。

第二天早晨，六點半鐘我就打電話給我的波士邵逸夫爵士，把我看到的情形向他報告了一番，並說出我想拍這個戲的意圖，就用《千王之王》的原名可不可以？如果可以，希望他能代我向無綫借千王的全部錄影帶，並希望知會製片部我將拍這戲的事。他當即一口應承，並在第二天就叫溫伯南把千王錄影帶的一二兩本交給我，第三天全部錄影帶已經在我的手上。這是我去美國之前不久的事。



《千王鬥千霸》



邵逸夫爵士（中生者）

我自《大軍閥》開始重入邵氏迄今，又整整十年。十年中三續合約，拍了也有二十多部影片，每一部影片攝製的過程，多是如此：只要我說出一個題材，或簡單的故事，老闆一聲OK，製片部就和我聯絡，研究研究演員，或佈景的數量，然後就叫佈景師設計好圖樣，開始搭建佈景；我也就一邊寫劇本一邊拍攝。我進場之前，總會有拍攝佈景的分鏡頭，而不是「場上見」那種即興表演的。可是這一次《千王之王》，却兩三天都不見製片部的人和我連絡。我問阿溫，他也是顧左右而言他。我思疑內中定有原因，果然第三天下午，林冰例行公事的帶着做影劇版的記者們，到場巡視，見了面就告訴我一個消息：

「導演哪，聽說王晶也要拍千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王晶真的拍了，你拍不拍？」

我笑了笑說：「是嚟？恐怕不一樣吧！如果是一個題材的話，那當然要聽公司當局的處置了。」說儘管如此說，我仍不得不問個清楚；沒多久我就走到方小姐的寫字間裏，她是邵氏公司的大忙人，事無巨細全要問過她。她好像對我要拍《千王之王》的事，一無所知。

「真的嗎，噢！六先生沒跟我說過嘛。」看她說話的神情，我沒有理由不相信，但仔細一想，老闆不會不和她談起就叫溫伯南把錄影帶給我吧。

她馬上接着說：「王晶的千王，籌備了很久了，我們跟他簽合同時，就談好開這部戲的；如今劇本已經寫好了，馬上就要拍了。不過，沒有關係，



方逸華



《大軍閥》

同樣的題材李導演也可以拍嘛！沒關係的！」

我當然是要拍的，但沒人給我搭佈景，我拍什麼？再一琢磨，這裏邊還有些不連戲，如果王晶老早要拍千王，六先生不會毫無所知，那他就一定會聽了我的電話之後，告訴我：「王晶也要拍這個戲，你也要拍的話，大家研究研究吧！」而且也就不必再拿錄影帶給我了。當然，他也知道，我之想看錄影帶，只是參考而已，怕是拍出雷同而已！

在電影界真是稱得起「製片家」的，沒有幾位；但是投機取巧的片蛇、片霸還真不少，他們完全是唯利是圖、見利忘義、見大買大、見小買小的傢伙，看什麼戲賣錢，馬上就一窩蜂的跟拍、搶拍、霸拍，無所不用其極；好像站在牌九枱邊旁捉蒼蠅的傢伙，看見那門好，馬上就押那門，外搭見好就收，贏了就走，轉個彎再來；黃梅調賣座，就片片皆黃梅，武俠片賣錢，就片片皆打鬥。與香港電視《千王之王》同時在台北推出的邵氏出品，程剛導演的《賭王大騙局》也大收旺台之效，於是那些片蛇片商們，又都跟紅頂白一番，你也千，我也賭。

識以防騙非教騙

我以前拍過《騙術奇談》，也拍過《港澳傳奇》，和《一樂也》。戲裏



《一樂也》



王晶導演

都有些賭博的場面，在《乾隆皇與三姑娘》裏面也有一場「押寶」的賭場，並且介紹了古代的呼盧喝雉。拍賭拍騙，並非是教賭教騙，所以我特別在《騙術奇談》的廣告上寫道：

「識以防騙，非以教騙」。

如今「賭」片的一陣風，業已吹過，加上台灣新聞局的禁止令，電影界的朋友們，也可以找些別的題材，不必再在賭字上想噱頭了，也不必再想什麼堆砌麻將牌的花招，和把撲克牌變成殺人的利器了。

老實講，一般人對「千」門的技術，實在沒有辦法登堂入室，知其玄妙。真正的高手也絕不肯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，當然更不會把一得之秘宣之於世。以前在台灣的時候，我倒曾經接過一個自稱「老千」的一封信，他說積數十年經驗，對千門之所作所為，深惡痛絕，很願把這些年的一切行爲，通過電影的手法向世人們揭發一下，以免大家再繼續上當受騙。他說學凡牌九、麻將、沙蟹、十三張，都有一些世人無法得知的千術，很願意把他的手法，他所知道的故事，向我詳細的述說，然後通過我的編劇技巧，寫成劇本，拍成電影，公諸於世。可惜我當時正處在經濟的危機下，自己被人家騙得暈頭轉向，所以也就沒有時間約他前來討教了；否則的話，比起如今影壇的編劇們，閉門造車的千術，起碼要有個看頭，也可以真正的知道些千門之秘。

我在想拍《千王之王》的時候，本想用原班人馬的，因為楊羣、謝賢都



「識以防騙，非以教騙」的《騙術奇談》



《乾隆皇和三姑娘》